



觅食的朱鹮。

新甘肃·甘肃日报记者 赛勇德 宋振峰 彭 霓

“唔啊——唔啊——”

冬日,走进位于大山深处的小陇山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,耳畔传来响亮而独特的鸟鸣声。眼前这些通体白里透红、身姿优雅的鸟儿沐浴着暖阳,或悠然立于树梢之上,或从枝头翩然起飞,或悠然在地上踱步。

诗人笔下的这群“翩翩兮朱鹭”,为这里的冬季增添了一抹亮色,带来了无限生机。

朱鹮,是一种在地球上生存超过6000万年的古老珍稀鸟类,被誉为“东方宝石”“鸟中大熊猫”,为我国一级重点保护动物。

但曾经,朱鹮一度濒危,在我省难觅踪迹。

如今,朱鹮重新飞回到甘肃“定居”了!

2023年9月,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,我省从陕西省洋县引进20只朱鹮,在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的林区安家。

一年多来,这群精灵不仅完全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,还繁育出了4只正式拥有甘肃“户口”的朱鹮,为美丽甘肃新画卷增添了生动的注脚。

打造一片绿岛,与朱鹮再续前缘

驱车从天水市麦积区利桥镇镇政府所在地出发,绕过一山又一山,转过一弯又一弯。忽然间,眼前豁然开朗,小陇山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到了!

这里是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精心为朱鹮选择的住处,位于龙门林场的南沟森林经营管理所。

偌大的南沟,两侧山岭连绵、树木繁茂,沟内地势平缓,嘉陵江水系的主要支流红崖河从远处蜿蜒逶迤款款而至,穿过山谷,奔流向前。

远远地就能看见,正前方的山沟里,矗立着一个约有十层楼高的巨大的“鸟笼”。

“那个占地7亩半的‘鸟笼’,正是朱鹮在甘肃唯一的家。”同行的小陇山龙门林场场长王小勇介绍道。

历史上,朱鹮曾广泛分布于俄罗斯远东、朝鲜半岛、日本和中国。在我国境内,东北、华北、华东、华南和中西部地区的15个省市都曾有朱鹮分布的记录。甘肃作为朱鹮分布地的最西端,境内天水、陇南、定西等地均有分布历史记录。

但上世纪中叶以来,由于各种原因,朱鹮栖息地面积不断缩小,种群数量锐减。在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》(IUCN)中,朱鹮被列入极濒危(EN)物种名录。1964年在甘肃省康县采集的1只标本,曾被视为中国朱鹮的“最后记录”。

就在人们认为朱鹮已经灭绝的时候,1981年,在陕西省洋县发现了7只野生朱鹮。从那时起,经过持续抢救保护,一度濒危的朱鹮,现在开始散叶成拥有1万余只朱鹮的“大家庭”。

可令人遗憾的是,虽然近年来我省天水、陇南等地发现朱鹮的身影,但它们只是短暂地逗留。

南沟,就曾两次发现朱鹮的踪迹。

2016年夏秋时节,1只朱鹮在南沟栖息逗留,龙门林场的职工非常幸运地抓拍到了它的倩影。

紧接着,2017年的春天,又是在南沟,龙门林场的职工发现了3只朱鹮。

朱鹮不止一次地“现身”,佐证了南沟这片区域适宜朱鹮的栖息繁衍。

2022年,甘肃启动朱鹮再引入项目。林业部门经过精挑细选,最终,南沟成了迎接此次朱鹮回家的“幸运儿”。

2023年9月,10对朱鹮从陕西洋县来到龙门林场落户。

走近这个巨大的“鸟笼”,但见笼内有树木、有草地,还有小湿地。

“鸟笼”内的树,有上百种,都是乔木。那3块小湿地,是我们专门打造的。”王小勇介绍说,这是因为,朱鹮对住的地方非常挑剔。

南沟正是朱鹮居住的“理想之地”。这里不仅有充沛的水源,还有河道、水田、湿地、森林等,不远处还有村庄。

“鸟笼”内,还有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精心构筑的“小生态”。一切的努力,让这里成为朱鹮安家的一处“福地”。

不光讲究住,朱鹮吃饭还特别讲究。

“你们看,那是朱鹮的伴生鸟。”在“鸟笼”旁边的树木上,栖息着数十只苍鹭、白鹭,它们的姿态看起来颇为优雅。

苍鹭、白鹭缘何而来?

王小勇笑言,朱鹮每次吃饭前,都要先叼着食物,在水中清洗干净,再慢慢享用。经常性地,还没等它们吃到嘴,“眼疾手快”的苍鹭、白鹭便从一旁冲了过来,冷不丁地将食物抢了过去。“幸亏有鸟笼保护呢。”

王小勇介绍,除了伺机抢食外,苍鹭、白鹭能来南沟,说明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。苍鹭、白鹭均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,只有空气清新、水质清洁、气候适宜的地方,它们才会“造访”。

说话间,几只朱鹮振翅而飞,在空中划过一

小陇山林区成功繁育朱鹮

鸟中大熊猫重返陇原



小陇山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中展翅翱翔的朱鹮。



宋治平通过单筒望远镜观察朱鹮。 新甘肃·甘肃日报记者 冯乐凯

松了口气。如今,一年多时间过去了,对如何照顾好这些“国宝”们,他有了经验,也有了信心。

今年49岁的宋治平是天水人,此前是一名护林员。自林场引进朱鹮后,和林子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他,转行当起了一名护鸟员。

为精心照顾“国宝”,龙门林场配备了2名专职饲养员,日常工作主要是为朱鹮投食、打扫环境、观察鸟群作息等。

“这是个操心活,跟养孩子一样,得时时观察、日日操心。”宋治平坦言。

每天早上,他一睁开眼,第一件事不是洗漱吃饭,而是去鸟笼转一圈,通过望远镜把每一只鸟都仔细观察一遍,一切如常后,才返回宿舍收拾。

朱鹮胆小。宋治平他们每次进笼子前都会先吹一声口哨,这既是提醒朱鹮有人来了,也是释放一个投食的信号,然后轻手轻脚地干活,尽量不惊扰鸟儿们。

湿地是朱鹮觅食的主要场所。除了越冬期每日需要砸冰,平时宋治平他们还要清理朱鹮掉落的羽毛、死去的泥鳅等杂物,防止污染湿地的水源,给朱鹮带来致病风险。

作为饲养员,宋治平最担心的是朱鹮生病。

去年5月的一天早上,他发现一只朱鹮形影只,无精打采地半蹲在树上,飞到地上觅食时,行走很不利索,看起来困乏萎靡。宋治平立即查看这只朱鹮所在巢树下的粪便。

朱鹮的粪便通常是白色,一旦生病,就会变成黑、红、黄等颜色,甚至会出现白沫。“这只鸟的粪便呈现黑色,应该是消化不良,吃得不合适了。”宋治平查看之后,结合在洋县学到的知识判断道。

随后,他对朱鹮吃食的盆子进行清洗和消毒,在食物中为其添加了相关药物,并仔细清理了一遍湿地中的杂物。经过一番治疗,3天后,朱鹮的粪便正常了,精神状态也正常了。



小陇山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。(资料图) 新甘肃·甘肃日报记者 冯乐凯

“看羽毛和体色。”李双虎提醒道。

朱鹮幼鸟生长较快,到现在个头已蹿得和它的父母差不多高了,但身体的颜色与成鸟有别,它的脸颊呈橙黄色,羽毛呈烟灰色。无论是在空中飞翔,还是落地觅食,幼鸟都亦步亦趋紧随父母。

“看到它们一天天健康成长,很开心,真的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成长一样。”看着眼前这些精灵们从求偶到配对,从组建家庭到生儿育女,51岁的李双虎既觉有趣,又颇为感慨。

朱鹮有“爱情鸟”之称,一夫一妻相爱一生。每年的1至3月是朱鹮的求偶期。进入繁殖季节的朱鹮会“变身”,特别是头部、颈部、上背部的羽毛会由粉白色变成灰黑色,这被称为“婚羽”,竟然披上了一件黑礼服。

雄朱鹮求偶时,会将一片树叶或一根树枝作为礼物送给雌朱鹮,向对方表达爱慕之意。“就像人类男女之间互赠礼物表明心意一样,朱鹮也是很浪漫的。”李双虎说。

据饲养员观察,雌朱鹮接受雄朱鹮的“礼物”后,它们便“订婚”成功,会出现用喙“接吻”、相互梳理羽毛等培养感情的行为。

之后,雌雄鸟开始组建家庭,共同安家营巢。在野外,朱鹮一般选择高大的乔木作为巢树,在树的冠幅比较隐秘的地方营造巢窝,防止猫头鹰、老鹰等天敌的袭击。在大网笼,工作人员提前在笼中的几棵树上架好了10个巢窝,以供朱鹮选择。

“朱鹮选了其中的2个,自己又搭建了2个。筑巢时,雌雄朱鹮分工明确,雄鸟负责外出采集树枝、树叶、苔藓等巢材,雌鸟负责铺窝,一层一层铺得很细致。”李双虎介绍道。

时间来到3月,朱鹮进入繁殖期。巢窝做好后,雌鸟开始产卵。其间,为了保证雌鸟的体能,林场加大投喂量、增加营养。同时在朱鹮孵卵的巢树下方,支起了防止幼鸟掉落的防护网,树的根部往上部分用地膜包裹了1米多高,还抹上了黄油,目的是防止蛇爬上树吃鸟卵,袭击朱鹮和幼鸟。

繁殖期直至6月。那3个月,宋治平和李双虎几乎驻扎在林场,没回过家。他俩既高兴又紧张,既期待又害怕。“晚上睡觉都睡不安稳,脑子里一直想的就是朱鹮什么时候能孵出幼鸟来,感觉自己媳妇生孩子还紧张。”宋治平说。

朱鹮一年产卵1至4枚,一枚卵的孵化周期为20多天。估算着朱鹮幼鸟要被孵化出来的那几天,他俩一天要去“鸟笼”转上好几次。

“与洋县相比,朱鹮在小陇山的繁殖节点有所推迟。洋县的第一窝小鸟孵化一般从3月初开始,在我们这里延迟了15至18天,3月22日左右才开始孵化,直至4月18日第一窝鸟诞生,延迟的原因主要是地理和气候因素。”宋治平分析。

去年4月18日的早上,宋治平和李双虎和往常一样,进到鸟笼投食和打扫。忽然间,看到有棵树下面,有个被雌朱鹮扔出来的蛋壳。他俩虽然还未见到朱鹮幼鸟,但已是喜不自胜,“蛋壳被扔掉,就说明幼鸟已经被成功孵化出来了。”

第一时间,他们将这只蛋壳小心翼翼地带出鸟笼,进行标号和登记。

在2024年的繁殖期,小陇山共有4窝朱鹮成功孵化4只小鸟,最迟的一窝鸟孵化时间为5月30日。

那段时间,一只只小朱鹮破壳而出,让整个林场都沉浸在喜悦当中。

幼鸟长到25天左右,饲养员按照规定将它们带离巢窝称重、量翅膀的长度。同时,还给它们戴上脚环,右脚戴的是一只标注了幼鸟亲属信息的金属环,左脚戴的是塑料环,清晰注明了其甘肃籍的身份信息。

朱鹮是一种对环境要求极其苛刻的鸟类。在王小勇看来,“朱鹮在小陇山成功繁衍生息,既是接受了这里的环境,也是认可了这里的生态,我们会持续做好朱鹮种群保护和野化放归工作。”

根据计划,龙门林场对朱鹮进行繁育孵化、扩大种群数量至一定规模后,将从2027年开始,分批次在小陇山林区放归朱鹮,让这些“东方宝石”真正回归甘肃,在陇原大地自由飞翔。

本文图片除署名外,均由小陇山龙门林场提供